

古道驛傳

畢艷君
崔永紅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之六）

古道驿传

毕艳君 崔永红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道驿传 / 毕艳君, 崔永红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225 - 03096 - 8

I. 古… II. ①毕…②崔… III. ①古道—史料—青海省
②驿站—史料—青海省 IV. K928.6 F51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4298 号

古道驿传

毕艳君 崔永红 著

-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4.62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3096 - 8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引 言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从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地处青藏高原、地势高耸、雪山叠嶂的青海大地上，就已经有了繁衍生息在此间的青海先民。就目前所知，青铜器时代青海境内生活的是古羌人，此前之先民，姑且称为古羌人的先民。秦汉及以后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羌、氐、汉、匈奴、月氏、鲜卑、吐蕃等古老民族，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克服种种困难，先后为开拓交通、创建邮驿做出了伟大贡献。这些历史，成为整个青海文明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追溯青海久远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古羌人胼手胝足开辟古青海路的艰辛，看到吐谷浑励精图治大兴丝绸之路河南道的繁忙，也可以从汉藏人民津津乐道的文成公主的美丽传说故事中看到唐蕃古道的畅行无阻……

由于青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古代交通路线大多逐水草而过，以解决人畜用水；为绕沙漠、冰川等天然屏障，线路迂回曲折；又由于山高路险、江河纵横，边界通道都有较固定的隘口、古渡。因此，它们是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伟大道路和各民族交往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考验人的意志、信心、乃至体能的道路。除了众所周知的古道以外，青海境内还有许多不为人熟知但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古道。钦差大臣、邮差驿卒、商人队伍、朝圣香客、汉地高僧与藏地活佛等奔波于这些古道上，西方的一些传

教士、探险家、商人等也取此诸道试图进入西藏和内地。青海境内的诸古道因此而增添了无限风景，并呈现出一派繁忙。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 21 世纪时，汽车以它的速度和运载量无可置疑地代替了牛、驼、骡、马而成为道路的主宰。昔日的古道已辉煌不再，岁月风沙不但抹去了草原土路上的踪迹，也将古道曾有的喧闹与繁荣一并同历史尘封起来。但是，当我们撩开历史的面纱，拂去历史的尘土，正视那段历史时，山岩古道上驮畜的蹄痕和背驮拄杖的杵痕依稀可见，日夜逡行的邮差驿卒做为古道风景的一系列故事更如今日之事。

追寻那段远去的历史，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马帮前赴后继地行进在漫无边际的大草甸上，仿佛还能听到清脆的骡铃声在肃穆冷峻的雪峰间回荡，正是这些富有浓郁诗情的历史画面，使我们对充满传奇色彩并弥漫着温馨气息的古道充满了向往，并产生了穷其究竟的欲望。

目 录

●引言	(1)
●秦以前古青海路的初创	(1)
①上古至秦代古青海路觅迹	(1)
考古发现	(1)
文献记载	(3)
历史传说	(5)
②先秦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路段及车辆的出现	(7)
居延路与河西路	(7)
古青海路	(8)
车辆的出现	(8)
●秦汉时期古青海路的开拓	(10)
①与古青海路有关的历史事件	(10)
张骞出使西域	(10)
李息、徐自为河湟平羌	(12)
赵充国进据河湟	(13)
护羌校尉与金城属国的设置	(14)
金城郡及其辖县的设置	(15)
新莽设置西海郡	(17)
②河西道出现壅塞 古青海道得以利用	(19)
古青海路的利用	(19)
古青海路东段河湟道	(20)

古青海路西段碛羌道	(21)
③青海道与河西道间的主要通道	(22)
乐都—武威道	(22)
西平—张掖道	(23)
鲜水—酒泉道	(24)
柴达木—敦煌道	(24)
④东汉向河南伸展的主要道路	(25)
乐都—邯川道	(25)
安夷—和罗谷道	(26)
⑤运输方式渐趋多样	(27)
车辆运输	(27)
水上运输	(28)
牛马驮运	(28)
⑥桥梁与渡口的出现	(29)
赵充国建桥	(29)
皮筏子和黄河浮桥	(30)
官亭渡和小寺沟渡	(31)
⑦烽、燧、障、亭系统的初步建立	(32)
驿传初设	(32)
秦汉邮亭	(33)
汉代驿传	(34)
烽燧相连	(34)
⑧汉代邮路	(35)
西平以东的邮路	(35)
南线黄河两岸的邮路	(36)
西平以西的邮路	(36)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海路的兴盛	(38)
①青海道成为中西交通孔道	(38)

南凉、西秦经营的干道	(38)
吐谷浑频频通使南朝、北朝和柔然	(39)
青海道日渐繁荣	(40)
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开辟	(41)
河南道东、西段路线	(42)
僧侣频频往来青海道	(43)
②商队运输不绝于道	(45)
商队出现	(45)
商队运输	(46)
③吐谷浑人创建无梁桥	(47)
河厉桥	(47)
大母桥	(48)
④邮驿业相对衰微	(48)
●隋唐宋时期青海路的复兴与发展	(50)
①隋代青海东部路况的改善	(50)
隋炀帝西巡河右	(50)
隋军围歼吐谷浑	(51)
隋置四郡	(53)
②唐太宗征讨吐谷浑	(54)
双方关系以和为主	(54)
吐谷浑骚扰唐境	(55)
李靖西征吐谷浑	(56)
③唐蕃古道兴盛一时	(58)
唐蕃联姻	(58)
文成公主入藏	(59)
唐蕃古道的开辟	(62)
沙洲驿道与党项道	(64)
丝路青海道历久不衰	(65)

④唃廝囉政权崛起 青海道再次复兴	(66)
青唐吐蕃政权的崛起	(66)
青海道的复兴	(68)
⑤茶马互市的兴起与交通运输的繁荣	(69)
唐代的茶马市易	(69)
宋代的茶马互市	(70)
运输动力及工具	(72)
⑥邮驿通信的兴盛	(73)
唐依隋制	(73)
唐蕃各置驿传	(74)
宋时“唃家位”	(75)
⑦浩门河、湟水河、黄河上的桥梁	(76)
浩门桥与通济桥	(76)
长宁桥与宗河桥	(77)
黄河诸桥	(78)
●元明清时期青海驿道网的形成与发展	(80)
①元朝“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80)
都实考察河源	(80)
站赤的设立	(81)
通藏驿站初步形成	(82)
②明清时期交通路线网的形成与发展	(83)
祁连山区道路	(83)
柴达木地区通甘、新、藏诸道	(84)
青南地区入川、藏大道	(86)
③经济交往对交通的促进	(88)
明代茶马互市进一步繁荣	(88)
清代商贸的开拓	(90)
④不断完善的驿传设施	(93)

明代邮驿	(93)
清驿规模扩大	(95)
驿务负担的演变	(97)
台站时兴时废	(98)
⑤主要桥梁及渡口	(99)
清代增建桥梁	(99)
明清时期桥梁的特点	(101)
明清时期的渡口	(102)
●近代青海公路交通的起步	(104)
①古代道路在近代的沿袭与发展	(104)
古代道路的沿袭	(104)
车、驮道路网的发展	(106)
甘青通道与西宁至玉树道	(107)
具有高原特色的陆路运输方式	(109)
“脚户”足迹遍及城乡	(110)
水路运输方式	(111)
②早期公路的修建与汽车的出现	(112)
早期公路的修建	(112)
利用原有驮道改建公路	(114)
兰湟大车道的整修拓宽	(114)
凿通老鸦峡修建享堂桥	(115)
重点整修以西宁为中心的大车道	(116)
汽车的出现	(117)
③近代的两次筑路“高潮”	(119)
1935~1940年的第一次筑路“高潮”	(119)
1941~1949年的第二次筑路“高潮”	(121)
青藏公路西宁至玉树段的修筑	(123)
青新公路的修建	(125)

④红军“补充团”的筑路业绩与汽车运输业	
的初创	(127)
红军“补充团”的筑路业绩	(127)
汽车运输产业的初创	(128)
⑤传统邮驿方式的延袭与废止	(131)
裁驿归邮	(131)
玉树地区的“沙藪”制度	(132)
邮政机构的设置	(134)
●参考文献	(136)

秦以前古青海路的初创

早在远古时期，勤劳、勇敢的青海先民就在这块广袤的高原大地上生息、劳作，创造了青海灿烂的原始文化。旧石器时代以来，青海先民筚路蓝缕，为开创青海地区的交通作出了巨大贡献。先秦时期，青海被称作“羌戎之地”，交通运输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但从远古民族的生息活动、有关的历史传说和大量的考古发现中，仍可窥见大量依自然地貌而形成的交错路线，而这些路线就形成了青海最原始的交通。

一、上古至秦代古青海路觅迹

考古发现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地处黄河源头的青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址。自 20 世纪初期，瑞典学者安特生和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先后在青海东部的黄河流域及其支流湟水一带发现很多新石器时代的实物资料。1948 年，裴文中先生根据自然条件和史前人类遗址，认为河西走廊土质较少，多为干燥的戈壁地带，自然条件不足，史前人类遗址很少。而湟水流域河谷文化发达，为史前人类活动甚盛之地，多处有遗址遗物。故断言：“在汉以前东西文化交通的道

路，似在湟水流域，不在河西走廊。”^①其后，青海又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址。

1956年，在唐古拉山地区的霍霍西里（今称可可西里）、沱沱河沿岸、三叉口等地采集到的一批石核、石片和砾石等打制石器证明，上万年前这些地区可能就有人类的活动。1959年秋，在共和县恰卜恰河沿岸阶地的砂砾石层中，采集到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1980年，在贵南县拉乙亥公社的黄河阶地上，又发现了一处中石器时代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工作。从1400多件文化遗物考定，此时青海先民的生产活动和文化发展水平，较旧石器时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1982年7月，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地貌系组成的盐湖和风成沉积联合考察队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采集到一批旧石器。198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到同一地点，在高出小柴旦湖湖面8~13米的古湖滨沙砾层中找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在这里先后采集到的石器有112件，这些石器的制法除少量使用压制修整技术外，大部分是用石锤直接打击而成的。据碳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器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有地层根据的旧石器时代石器的出土，无疑将青海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前了2万多年，它充分证明柴达木盆地曾是青海先民生存过的地方。^②

中石器时代以后，青海境内相继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铜石器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和青铜器时代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其中造型多样、图案精美、纹饰繁多的众多彩陶凸现出了这一时期古文化的魅力。2001年，在民和县黄

^① 裴文中：《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4期。

^②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河北岸台地喇家遗址发现的石磬（qìng）长 91 厘米，宽 61 厘米，厚 4 厘米，被专家们认为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中最大的石磬，因此被冠以“磬王”的美名。此磬形制巨大，制作精细，是王室和诸侯专用的打击乐器。据考证，此磬的原料来自今新疆南部。这说明喇家遗址不仅曾居住过距今 4 000 年前的原始社会的首领和贵族，并与西域有着往来，而且这种经济与文化间的交流必定有交通作为先导。可见，青海对外交通早在那时不但已开始而且已有一定的规模。

这些遗址和文化遗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非常丰富而又十分壮阔的古代先民们的生活图景。趋于固定的住址不仅折射出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而且也折射出了远古居民安于定所、寻求发展的美好愿望。而河谷两岸逐水草而居的居民间频繁的生产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为形成一些较为固定的交通路线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不断加强，加上人类开始对牛马等牲畜的饲养和役使，先秦时期各条道路间的联系与交往就已经开始。

文献记载

古羌人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分布广泛而又影响深远的古代民族。根据大量的传说和文献记载，夏商以来羌人就居住在我国西北广大地区。在青海这块广袤的大地上，留有大量羌人活动的足迹。

据《后汉书·西羌传》载：舜帝将原居住在今湖南衡山附近的三苗之一部迁移到三危（今甘肃境内）、河关（今循化县东积石关口外黄河沿岸）西南地区的赐支河（黄河弯曲处）沿岸，与原来的土著居民长期杂处、融合发展，渐渐形成了强大的羌族部落。三苗的西迁为青海河曲土著羌人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羌人社会的发展。羌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的生活方式使其

足迹遍布了青海境内。羌人的活动范围东起今甘肃南部，西迄黄河源，南及今西藏北部和四川西北部，西北远至今新疆鄯善、吐鲁番一带。可见，三苗的西迁推动了羌人社会的发展，其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大大带动了道路间的相互联系。

又据《诗经·商颂》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也就是说，汤作商王时，渐趋强大的羌人并没有脱离商朝而独立，而是以部落的形式臣属于商，以商王为王，向商进贡。虽然向商朝进贡的羌人，多指今陕西、河南一带的羌人，但与黄河上游地区的青海羌人和东部羌人并非没有联系，这就为青海对外道路交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无弋（yì）爰（yuán）剑是最早见于史书的青海羌人中的著名历史人物。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爰剑原为戎人，秦厉共公时，被秦人虏去，充当奴隶。但爰剑是位有志之士，不甘为奴，于是他想尽办法，寻找机会逃离秦国。后来，爰剑逃脱后辗转来到三河——黄河、湟水、大通河（或大夏河）之间，将从秦人之地学到的较为先进的农牧业生产技术传授给这里的羌人，使羌人的农牧业生产逐渐获得发展，羌人人口也日益增多。由于爰剑在羌人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不但受到羌人的尊敬而且被羌人推为首领（羌人将奴隶称为“无弋”，因为爰剑曾为秦奴，所以被称为无弋爰剑）。自无弋爰剑以后，羌人发展很快，足迹遍布青海境内，其频繁的生产活动和人类的交往自然有助于道路的形成。后来秦献公向西扩张势力时，羌人受到很大威胁，无弋爰剑之孙卬（áng）不得不率部远徙。

无论是在何时，举部远迁的漫漫之途都要经历种种磨难，更何况那时的大部分部族都是徒步远迁，一路上，其颠沛流离与困顿劳乏是可想而知的。羌人是在艰难险阻中靠双脚，更靠信心，开辟出了一条条通向青海以外的艰辛之道。

这些在远古时期一步步走出来的道路，就成为后来各条大道

的雏形。

历史传说

久远的历史除了一些史书的记载以供后人了解外，还留有许多美丽的传说。这些传说虽然不是历史，但它们往往折射出历史的影子。在青海这块具有悠久历史的辽阔土地上，也广为流传着一些具有神话色彩和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其中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瑶池相会的传说和大禹带领羌人治水的传说，就是在某种历史为依据的背景下演绎出的佳话。

西王母本是一位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是属羌族一支的西膜部落的首领，而此部落后又被称为西王母国或西王母之邦。道教产生以后，西王母变成了传说中的神，成为一名拥有至高权力、美貌如花、雍容华贵的女神。不管西王母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传说中的神，是男还是女，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一些交通路线，也就是青海这块古地上曾经被人涉足的一些道路。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于公元前 989 年，乘着八匹骏马拉的豪华马车，率领跟随他征战多年的军队浩浩荡荡踏上了西巡之途。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在昆仑山瑶池相会的故事，不仅其情景令人神往，更重要的是那一次活动的路线被清晰地指了出来。

从《穆天子传》中我们可以推定，他们是自洛阳出发，经河南、河北、山西，出雁门关，绕道河套北岸，又西南至甘肃永登，再西进入青海境内，过乐都、西宁，入西王母之邦的。按照这个说法，周穆王西巡是由东而西贯穿了青海之境的。即使《穆天子传》中具有浓烈的文学色彩，甚至有学者认为，《穆天子传》中的穆王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中原商人的“模特儿”，周穆王并未西巡过。但《穆天子传》中所正确记述的山川道里等，

若非作者亲身经历或听旅行家讲述，是断然写不出来的。^①可见，由中原取道青海进而通达西域的道路在战国之前即已被开通。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导川凿山，是自西向东循着黄河的走势进行的。据《尚书·禹贡篇》载：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这里的“积石”指的是积石山，但青海境内有大积石山和小积石山之分，大积石山是指阿尼玛卿雪山，小积石山是指青海循化、民和县境向东绵延至甘肃积石山县、永靖县境内之山。大禹所导之积石一般认为是小积石山，是从今循化县黄河峡谷的积石关开始治理黄河水患的。而早在神农氏之前就有羌人共工氏治水的传说。相传大禹也是羌人，因此，当大禹从此地开始治水时，当地具有治水经验的羌人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齐心协力治水的同时也开辟了道路。其中有“西倾、朱圉（yù）、鸟鼠至于太华”的关西渭南之道等与青海地区有关。^②

正是人类敢于正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勇气，使人类拥有了更加安定的居住环境。经大禹带领羌人疏通洪水和开辟道路之后，居于黄河沿岸的羌人更是安于定所、勤于农事，逐渐过上了稳定、富裕的生活。

① 钱伯泉：《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穆天子传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② 《史记》卷2《夏本记》。